

记忆中的年味

林华

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想,现在过年,已不再有以前那种浓浓的年味,热热闹闹,喜气洋洋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工作节奏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转变,年味已渐渐淡化,甚至有的已丢失。

小时候缺衣少食,家庭生活拮据,唯有过年、中秋等重大节日才能吃到荤菜和纯大米饭,平时只能吃番薯丝拌少量米做的饭和自家地里种的蔬菜。于是,冬至过后,就掐着手指头计算还有几天过年。放寒假时最盼望下雪,因为下雪天不用砍柴,不用采猪草,可以尽情地在雪地里堆雪人,打雪仗。在嬉闹玩耍中,意味着年已悄然临近。

临近过年的一个月,是农村家庭主妇最忙碌的时候,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,中午和晚上又要抽时间炒番薯条,做冻米糖、豆腐等。做冻米糖程序较多,前期浸糯米,蒸糯米,晒糯米,炒糯米都由主妇完成,最后上榨板形成冻米糖则由专门师傅完成。那时候由于粮食紧缺,家里只能象征性地做三五夹冻米糖,当时冻米糖榨好后可让我们姐弟吃几片,然后母亲就将装冻米糖的坛子藏柜子里,然后加上锁,以便正月里招待客人。若不藏严实,被我这个贪吃鬼吃到过年,还不吃完。

宰年猪是一项较隆重的年味标志,养猪户提前约好杀猪师傅,凌晨时主妇边揩眼泪边烧开水。杀猪师傅一到,男主人叫

来邻居一起,打开猪栏,一人捉尾巴,两人抓猪脚,杀猪师傅则将铁钩钩进猪的嘴巴里,然后几人一起将猪抬上杀猪凳。此时几人抓住猪脚不让乱蹬。杀猪师傅熟练地用左手从猪下巴底往上箍得紧紧的,右手拿毛巾清洗猪的脖子,清洗干净后,持又尖又锋利的杀猪刀,从猪脖颈下方一刀刺进一尺余深,猪从开始的“嗷嗷”叫到后来的“哼哼”着呻吟,从开始的用力蹬腿,到后来的一阵抽搐,彰显着一条生命从此终结。

接下来将猪抬进大木桶里,早已烧开的滚烫开水倾注桶里,杀猪师傅拿起刮毛刀,刷刷刷地刮下猪毛。不一会,猪就像脱掉外衣,露出白白的肌肤。刮尽猪毛后,又将猪抬上杀猪凳,开膛破肚,肢解猪体。此时早有左邻右舍前来,他们根据自家经济条件,买5斤、10斤不等。

猪血是一碗好菜,主人会给邻居们各送一大碗猪血,这是不成文的习俗,体现了邻居们和睦友好的象征。送出的不仅是一碗猪血,更是包含着亲情和友情,有的即使平时有点小隔阂,彼此互有怨怼,通过宰猪送猪血,一切的不愉快已在猪血热呼呼的氤氲中烟消云散了。

除夕前一两天,家家户户将房前屋后、里里外外,打扫得干干净净,将桌椅椅等家具擦拭得一尘不染。

除夕那天,是忙碌又开心的一天。中

饭后主妇就开始煮鸡鸭,猪肉,有的条件较好的家庭还有猪头、猪蹄、猪脚等。男人则负责贴春联、谢年等。谢年是一项较隆重的仪式。一般中哺时分开始,在门前坪地上摆上小方桌,桌上摆上煮熟的鸡鸭、猪肉(或猪头)、豆腐、鱼、年糕等。点上两支蜡烛,焚香燃纸,向天祭拜,拜后再到堂前,拈香向祖宗牌位祭拜。然后鸣放鞭炮,谢年完毕。

谢年结束即吃年夜饭。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,既有平时难以吃到的白米饭,更有鱼、鸡、肉等荤菜。看着那么多好菜,我不禁垂涎三尺,恨不得立即大快朵颐。但年的气氛是严肃的,使我由不得太任性,于是,我一边吞几口唾沫,一边装着很斯文的样子。

大年初一是最开心的日子,既心旷神怡,又怡然自得,无拘无束。可以与小伙伴们尽情地玩耍。即使玩得疯一些,也不会挨骂。因为父母在这一天会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当然如果玩疯得太过头,母亲会将账记在心里,几天后若再犯了错,母亲会新旧老账一起算,并且会加上一定的“利息”。

从正月初二开始拜年,是体现年味的继续。以前拜年都用“草纸包”,到一般亲戚家拜年用两包“兰花根”或饼干,到辈分较大的亲戚家用两包桂元、荔枝。草纸包里面是几张草纸,外面为白纸,包得有棱

有角(约22厘米长、12厘米宽、10厘米高),用细麻绳捆着,中间贴一条红纸,象征红红火火。

以前都以步行为主,所以从正月初二开始,路上常有提着草纸包,脸带微笑的行人,行走在拜年的路上。

舞龙灯是年的延续,以前好多村庄都有龙灯。龙灯的种类较多,按颜色分,有黄龙、赤龙、青龙等;按制作材料分,有稻草扎的草龙、用竹片扎的篾龙、用布缝的布龙,还有用长板凳接起来的板凳龙等;按灯笼数分,有七节龙、九节龙、甚至有长达数十米的“长龙”。舞龙灯一般在正月十一(起灯日)至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,这几天是最热闹最疯狂的日子,全村男女老少都会目睹龙灯的风采。

有的村庄没有龙灯,但会在年前与附近村的龙灯约定,正月某日晚上来村庄舞龙灯。有的想添丁(生男孩)的人家会请龙灯在门前坪地上舞几圈,并将龙头进入堂前,朝上堂点三下头,然后剪3根龙须放进媳妇的怀里,寓意沾上龙气。有的趁热打铁,当晚操作,盼望下半年生下个带把的。

以前虽然生活条件差,但年味确实是浓浓的,甜甜的,令人难以忘怀,介好多年味已为成为隽永的记忆了。

过年

赵木兰

过年前几天,大街小巷,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!商场、店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。名酒、名烟、火腿、腊肉,香肠、琳琅满目的糖果、糕点、冻米糖……真是应有尽有,千姿百态!

按照每年的惯例,我都要开着车去买一些。走进商场,年货多,任你挑、任你选,大包小包的往车上塞。但所有的这些,都是为了完成妻子交给我的任务,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。

这些年来,随着年龄蹭蹭的往上增,我会越来越想念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,那个令我回味无穷的小时候的家。

我的父亲,是勤劳本份的农民,母亲是一个粗细活样样都拿得起的农村妇女。每年过年她都会给我们做各式各样的食品。粽子、薯条、冻米糖、南瓜子……虽然这些都是土货,但我觉得比商场买的味道好吃得多了。

记得每一年的这段日子,是母亲最忙的时候。那时候,我们虽然穷,但小山村的年味很浓。农历十二月下旬,各家各户先是杀年猪,然后准备过年的食品,打扫卫生。我们的家也是一样。父亲选一个吉利的日子,雇本村的杀猪师傅来家杀猪。当男人们去捉猪的时候,小孩子们会蹦蹦跳跳地喊:“杀猪喽!杀猪喽!”此时,猪叫的声音和孩子们的声音弥漫在小山村的上空,形成一支动听的交响曲。

平时父母亲都很节约,没有几次饭桌上是有肉的。要过节,或者是请匠人,或者农忙时雇人帮忙,饭桌上才有肉,但我们都不敢多吃。只有过年时,家里杀年猪

了,才是我们解馋的时候。杀好的猪肉除卖出去小部分外,父母亲会把大部分的猪肉留着过年。腌制腊肉、切好包粽子的馅,还有烧红烧肉。等这些事处理完了,才炒冻米糖、炸薯条。母亲这时候很大方,三十斤糯米要用七、八斤肉馅。而且都是肥肥的肋条肉。母亲说,孩子们平时肉吃得少,过年了,不能省!

十二月底,是一年中寒冷的腊月。母亲一早就准备了一个大火盆,放在堂前,接着和奶奶一起坐在火盆边上包粽子。三十斤糯米,她和奶奶一坐就是半天。粽子包好了,母亲、奶奶的手也冻僵了。晚上,锅里煮的粽子飘出香味,这香味弥漫着整座房子,飘出屋外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迫不及待地掀开锅盖,一人一个,也不怕烫,吃得好好啊!

要说包粽子母亲很辛苦,接下来炒冻米糖母亲更辛苦!一个月前,就要煮好糯米饭,饭不能煮得太软。然后把糯米饭晒干,这是第一道手续。如果要冻米糖里加番薯丝,母亲还得和父亲一起刨番薯丝、切番薯片,然后把番薯丝、番薯片晒干。

开始炒这些食材时,得准备好细沙,然后放进锅里和干糯米粒一起炒。干糯米粒一次不能放太多,大概半碗左右。这样从早上炒到下午,母亲的手臂都炒酸了!干糯米粒炒好后,接下去就是油炸番薯丝(母亲往往炸完番薯丝后,还要炸薯片)。等这些事情做完了,已经是半夜了,母亲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!

第二天,父亲去请本村的制冻米糖的师傅晚上来家做冻米糖。另外还要叫上

本家的堂兄弟帮忙装冻米糖。装冻米糖的器具是陈年老酒坛子,父亲准备了好几个,装好了,然后分给我们。父母亲又忙到半夜才休息。

过年的菜,我最喜欢母亲炒的八宝菜(土话叫“花鸡”)。这道菜里有干萝卜丝、生萝卜丝、红萝卜丝、干张丝、香干、辣椒、大蒜等,五花八门。炒菜的油是自家榨的,母亲一炒就是一大盆(木制的盆)。还有萝卜块,我也是最喜欢吃的。除夕的头一天,母亲就把一大刀肉(起码五斤)放进锅里煮,煮到八成熟,然后捞出来放案板上准备切块烧红烧肉。再把早已切好的萝卜块倒进肉汤里煮。每一年过年,母亲都会准备一个大木桶盛萝卜块。经肉汤煮熟的萝卜块又香又烂,那味道真好吃!

现在的人平时就像过年。“饭局”吃的菜已经吃腻了,怎么吃也吃不出当年那种味道!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,说有个朝代的皇帝逃难到民间,沦落到乞丐模样。肚子饿得不行时,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饼。他吃了以后,觉得世上没有比这个东西更好吃的了。后来回到京城,山珍海味地再也吃不出那种味道。他就叫御膳房厨师做,但厨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,不管什么样的糕点,皇帝还是吃不出那种味道!后来,他派人到民间找到了那个给他玉米饼吃的老百姓,带进皇宫给他做。那个人不一会儿就做好端上来了。皇帝吃了,连忙吐了出来。说不是这个、不是这个。那人吓得跪地磕头,他壮着胆子说:“陛下,就是这个玉米饼啊!那时候你

太饿了,吃起来才觉得好吃呢。”皇帝想想也是这个道理。于是,赏了他一些银子放他回家了。

这虽然是个传说,但告诉人们一个道理:富贵时不要忘了贫穷。

小山村最浓的年味还有贴门联、燃放炮仗(爆竹,那个年代没有烟花)。当下午三点钟左右,小山村会此起彼伏地响起爆竹声:“呼-叭”“呼-叭”,这是个吃年夜饭的信号。此时,父亲会把炮仗拿到大门口放。我们也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父亲拿起一个炮仗放在地上,当他要点响炮仗的时候,我们害怕地捂着耳朵,躲得远远的。点燃的炮仗飞得老高,在半空中炸了,纸灰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,空中浓烟弥漫。当父亲把炮仗放完了,我们会一窝蜂地挤上饭桌。这时候母亲早已把菜摆放好:有鸡、鸭、红烧猪蹄、红烧肉……满满的一桌子。奶奶坐在正中,父亲会给她倒满酒,然后敬她。奶奶这时候也是最高兴的。她一个劲地祝福我们平平安安快快长大。母亲给我们分压岁钱,每个人贰角。我们都喜孜孜的。两角钱,现在买一块豆腐都不够,而在那时是相当了不起的,因为猪肉才六角钱一斤啊!

尽管家境贫寒,父母亲还是供我们读书。我们一个一个地走出小山村,融入外面的大世界。虽然几十年过去了,但是我不管走到哪里,都忘不掉那个长满枫树的小山村,那个温馨的小时候的家,尤其是过年!